

临清赋

■ 张荣才

古邑临清,泱泱汉风,富甲齐鲁,风靡云蒸。居九州八大钐关之首;历六百余载盛极明清。天下第一码头,气吞河岳连浩荡;千里运河要津,声震星辰接两京。物华天宝,怀丹心多忠义之士;钟灵毓秀,叹赤子尽典范精英。漕槽连云,曾冠齐鲁之盛;重诺守信,掷地有金石之声。

观万家之城郭,自古形胜之地;汇九河之流波,诚为运河要冲。鳌头矶峙,望中流屹立砥柱;舍利塔耸,接九霄以镇罡风。钐关石阶,犹印千帆漕迹;砖城雄堞,曾显过往峥嵘。微风鼓浪,胸中起万顷狂潮;携燕赵慷慨之气、千帆竞渡滚滚去;骤雨挟雷,眼底烟波历历、融齐鲁风云当歌、万棹飞翻猎猎行。看繁华无际,烟霞舒卷诗难尽;写感慨未了,鸥鹭来去意无穷。

若夫人文洲藪,可喻灿若群星。论尽忠报国,首推张公自忠。公生临清,少怀匡世之志;弄笔从戎,誓扫倭贼酋雄。血战喜峰口,长城为之祝捷;鏖战临沂城,杀声气贯长虹。

率军扼潢川,为楚豫筑血肉之躯;枣宜大会战,彰显军人血性豪情。喋血襄汉,无愧于军魂;血洒沙场,诚民族英雄。季美林之文章今,挽风雷而兴国学之衰;绘河山之宏图今,数丹青妙手张彦青。吴秋晖声播寰宇今;王贵笙天下闻名。可谓群星灿烂,人道于斯为盛。

复闻快板声脆,演绎民间悲喜;更赏京剧韵味长,唱彻南北西东。《金瓶梅》真意隐临清,实借宋而写大明。虽为市井烟火,绝非儿女之情。《四溟诗话》出明代后七子谢榛,倡“熟读之以夸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青史留文卷,大音传希声。

临清之厚重,非止一端,一座紫禁城,贡砖出临清。河土凝粹,岸畔千窑腾晓雾;窑火燃春,袅袅青烟浮碧空。看埴范,捶土抟坯朝复暮;观陶模,窑民血汗付炉中。掂其重,沉凝而浑厚;叩其砖,响如磬石声。色凝如铁,质比青铜。高砌城垣殿,护卫人中龙。望漕河舳舻千里,叹号子响彻九重。窑火虽歇,旧

白露打枣

■ 高明久

七月的收尾,八月的开篇,这话好像还在昨天,一直在耳边回响。稍不注意,怎么就悄无声息地到了“八月再见,九月你好”了呢?

“哎!用不了一个月就是八月十五了?!”中元节的香灰还没凉透,街头纳凉的老妇女忽然拍着大腿,就把中秋节给念叨了出来。

“老话说‘七月十五枣红肚,八月十五枣上屋’,这不又到打枣的时节了!”旁边的一位“花白胡子”接了话茬。

“这话是民间俗话,不全准,放咱这一带,白露打枣才是最确切的!”只见那位微信用户名为“胶乡农业”的退休人员,一边用手机拍摄着广场草地上的花喜鹊,一边慢悠悠地纠正着。

不知多少个白露,村东村前那片三四百年的大枣树,枝头坠得沉甸甸的。鼠耳似的椭圆叶子里,垂露出一颗颗紫红油亮的大枣,颗颗都像晒透了的红宝石。偶尔藏着一两个红白相间的,半透明的枣肚上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活脱脱像嵌在枝条上的翡翠玛瑙,风一吹摇晃两下,露珠正好落在树底下的人脸上。

上,像口水顺着嘴角慢慢地往下流淌。

小时候挎着草篮子去东洼里割草,我和广勤常常在这些大枣树下玩耍。常常好奇地丈量树身子的粗细,有时两个人伸开胳膊合抱,还差两个手指头抱不过来。我们仰着脖子问树下抽旱烟的民脚五爷,“这枣树这么粗,到底是谁栽的呀?”五爷闻听不慌不忙吧嗒两口烟袋,绕着弯子笑:“我爷爷的爷爷说,是他爷爷亲手栽的,一做玩一做土,把树苗埋进了这片土地上。”

到底是哪年栽的,翻遍村里的老账本也没人能说清楚。只凭统知道,这树少说也有三四百年。真要问是谁栽的,那可不就是咱们的老祖宗呗,把日子的甜,早早种进了后辈人的年轮里。有人说这叫前人栽枣,后人吃甜。

等白露的阳光晒过树顶,打枣就开始了。年轻力壮的男劳力扛着丈八两丈长的白蜡杆子,站在树底下仰着脖子奋力往枝丫上狂打,一杆子下去“哗啦啦”一阵响,数以百计的大枣纷纷落在地上。杆子打在树枝上,震

揽秋

■ 李树坤

一场秋雨,洗得秋色更浓。街头小摊上,沾着湿泥的地瓜、饱满的花生,带着藤蔓的甜瓜,散发着泥土的清新和果实的甜香。这熟悉而丰饶的气息,将我拽回了童年“揽秋”的时光里。

那时候,每年秋天一到,田里的玉米、大豆、高粱和地瓜相继成熟。大人们从早晨一直忙到晚上,掰玉米、刨地瓜、砍高粱,傍晚再趁着天气凉爽把庄稼运回家,田野里到处是人声和车马声。我家姊妹多,地也多,可只有母亲和大姐能干些重活。我和几个妹妹还小,既扛不动麻袋,也抡不动镢头,我就拉着妹妹去“揽秋”。所谓“揽秋”,就是在人们正式收获之后,去他们收割过的地里,捡拾那些被落下的果实,比如刨过地瓜的地垄里翻出的小地瓜,刨过大豆的茬间散落的豆荚,摘过棉花的枝上剩下的残桃,还有高粱穗上没掐净的穗粒,甚至枣树、柿子树上够不着而剩下的几颗果子。这些零星的收成,主人家往往懒得再返工,却成了我们眼里的小宝贝。

揽秋看似是件不起眼的事情,但这些小“收成”多了,既能为家里添些口粮,又能填补冬春粮食的亏空。再就是那些成熟的果子或粮食,烂在地里很是可惜,捡拾回来也不费多大力气。这样的活计,正适合我们十几岁的孩子。

揽秋要掌握好时机。我时常赶着去地里打猪草的空闲,去看谁家的玉米收了,谁家的地瓜熟了,谁家的红枣摘了。我特别注意那些急着腾地种小麦的人家,等他们把地里的玉米或地瓜收完,趁犁地之前,我们就去地里“寻宝”了。

那时候,我们揽得最多的是地瓜。因为地瓜产量很高,落在地里一些,主家也不太在意。可在我们心里,哪怕是一星半点,也都是用汗水换来的收成,与其扔在地里烂掉,不如翻找出来。往往,田地的主人前脚刚走,我们就扛着铁锹、三齿等工具进入战场,开始仔细翻找。地瓜的蒂与瓜秧相连的地方很脆,稍不留神就会断在土里,被土埋掉就不容易看到,我们就希望翻找到这样的地瓜。有一次,我刨

到一条地瓜蒂蔓,看上去很粗壮,而且没被主家挖断。我顺着它刨下去,越刨,瓜的蒂蔓越粗壮。我耐着性子坚持刨。不知不觉身后刨出了许多新鲜泥土,当我追出三米远、三尺深时,总算把这个硕大的“贼瓜”给逮住了!再看身后的土堆,简直成了一排小山丘。像这种地瓜,在我们当地都管它叫“大贼瓜”,大概就是因为生长时不走寻常路,才得了这个名吧。

揽地瓜可不是个轻省活儿。在刚翻过的松软地里干活,像躲进了烂泥塘里。一脚下去,土就没过脚脖子,不多会儿,腿肚子就发酸发沉。有时候,我们在一块地里刨半天,也翻不出几块。我们心里明白,这户人家日子过得也紧巴,收获时就翻找得很干净。遇到干活粗疏的田主,我们的收获就多了,不消一会儿工夫,就能拾满半筐。清人王材任在《秋日郊行杂兴》里写的“拾穗村童好,腰镰野老稀”,说的正是儿时在地里揽秋的那番光景。

一到秋天,外村的果园便是我们常去揽秋的地方。那时候揽得最多的是红枣。村北五里外的北朱村,兴许沾了邻县“小枣之乡”的光,那个村里有连成片的枣林。还有从我村向东八里路的崔寨村,也因靠近“冬枣之乡”沾化,栽了大片枣树。秋天一到,枣子就成熟了。枣园的主人在地面上铺下一张棉布单,或一张大塑料布,用竹竿把枣打下来,收拾起来去售卖。可总会有几颗红枣藏在枣树的枝叶深处,成了“漏网之枣”。待秋风或秋雨光顾之后,叶子一落,它们就显露出来了。还有树梢的枣子,因当时还没熟透,又青硬又难摘,主人便舍弃在枝头,人们管它叫“天花枣”。这些枣挂在高处,吸足了阳光,秋风一吹,更加甜脆。远远看去,红得透亮的枣子,在风里不停摇晃,像一盏盏小红灯笼,点缀林间,更添秋色。这些深藏的红枣和枝头的“天花枣”都是我们寻找的宝贝。

我们除了揽秋地瓜、红枣,还会揽些花生、棉花,甚至大豆和芝麻。凡是人们舍弃在地里的,我们都会把它们寻回家来。有时候,出去一天,可能收获不是很多,但看着用双手捡拾回来的成果,心中

时砖犹存铃印;时光已逝,望之心潮亦难平。

时于当代,蓄势赋能。十里宛园,如诗如画十八章;数重楼阁,连云接汉三千重。雄商铁笛呼啸过此,风驰燕蓟而接豫中。站宇涵运河文脉,德上济临干道畅通。千兆光网覆上下左右;万千新路连南北西东。陆港保税联八方;轴承纺织领时兴。漳卫安澜,水网滋千里沃野;民生康阜,百业兴欣欣向荣。闻津渡之梓歌,沐十里之春风,不亦快哉?

嗟乎!天地为炉,造化为功。天地不私一隅,江河终归流东。昔年漕帆蔽日,不过长河之沫;今日风雷鼓荡,何不借船出行?其所上承者,匪砖匪石,而在卸历史包袱,险峰攀登;所当奋扬者,当揽星斗皓月,世路虽艰,久久为功;所责赓续者,不在残碑断瓦,而在守正创新,敢当前锋。不溺于既往,不滞于已成。乘千载之余烈,挽时代之雄风,试看今日鲁西北,舍临清其谁哉?

下来的枣落在树下;杆子直接打在枣上,枣就蹦出很远。上了年岁的妇女老人,蹲在树底下挨挨排排地拾枣,把落在庄稼地里的红果一个个捡到篮子或者粗布包袱里。我们这些半大小子,被大人安排去“拾漏落”,往离树远的地方跑,在豆棵、地瓜秧里翻腾着寻找。蹦出老远的枣往往都是大个的。捡到一颗红里透紫个头特大的,顾不上上面的泥土,攥在手心里搓两下,“嘎嘣”一口咬下去,脆生生的甘甜滑过喉咙顺入肺腑。有时捡到一个酸枣,甜滋滋的后味里带着一丝酸味,别提那个爽!那是故乡白露时节最地道的秋味,到现在想起来,口水还会充满口腔。

离开家乡这些年,在不少地方吃过包装精致甚至表面上了蜡光的冬枣、脆枣,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去年白露回村,看见仅存的几棵老枣树还站在村头,风一吹叶子哗啦响,像在等待着当年那群挎草篮子的毛头小子跑回来,在豆棵或地瓜秧里,翻找那颗蹦得最远的、红得透亮的大枣。

满是成就感。母亲把我们揽回来的地瓜切成片,晒成地瓜干;把红枣晒得通红,过年的时候做花卷、蒸年糕,一掀锅盖,满屋蒸腾着甜香气,那就是我们儿时的年味儿;那些洁白的棉花被母亲用弓子弹过之后,再纺成线、织成布,絮进了棉衣棉被,暖暖地裹住我们的身体,抵住了严寒,那细密的针脚里,满是母亲浓浓的爱意。

儿时揽秋,不单纯是一种快乐,更让我们对劳动有了切身的体会。揽秋让我们从小便懂得了父母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唐代李绅《悯农》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沉甸甸分量,不只是在课堂上的诵读里,更体现在我们走过的田埂上、小河边和枣林间。而如今的孩子,大都生长于钢筋水泥的楼群间,少到户外,不去原野,哪会懂得我们儿时揽秋的那些快乐。

若时光真能倒流,我愿再次去田埂上走一走,去揽一筐地瓜,揽一回红枣,揽一个挂满果实的、沉甸甸的秋天。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星垂秋野

(外一首)

■ 代兆明

晚风拂去白日喧嚣
旷野沉入自己的呼吸

繁星垂落
轻覆万顷秋野
每一缕星光
微弱,却从不熄灭

人如尘芥
立于苍茫天地
不羡明月万丈
只守一豆微光
便是生命最好的模样

清寒漫上
菊,缄默于篱隅
把无数寂静晨昏
一圈一圈收进花苞

风霜一日比一日紧
它才慢慢舒展层层花瓣
从容,安静
不疾不徐

明艳
是长久蛰伏,默默沉淀
在萧瑟中淬炼
熬过无人瞩目的光阴

菊开有时

九月
秋风缓缓拂去喧嚣
盛夏的繁花
渐渐告别枝头

九月过后
菊仍立在篱边
不言不语

一杯热水慰平生

■ 刘晓东

走出省城医院的大厅,那轮刺眼的太阳斜挂在半空中,一如既往地往外喷着火。我手里攥着的报告单早已湿透,把上面的字都弄模糊了。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包里,低头便向车站走去。

在省城的这几天,我一直奔波在各大医院之间,重复着挂号、刷卡、等待叫号这些事情。在与医生见面的短短几分钟时间里,我将在心里斟酌了无数遍的症状,以最精练的语言,最清晰的声音告诉了他们,看他们皱着眉头,或在纸上记录或在电脑上敲打,而我就像小学生一样忐忑不安地听老师宣读每个学科的期末成绩。成绩有好有坏,一种麻木的感觉布满全身。

路上车来车往,嘈杂的声音吵得头要裂开。我无奈地甩了甩头,却不想有几滴温热的水珠落在脸上,这时我才发现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阴了下来,厚重发黑的云彩像床大棉被,正快速地向头顶上压了过来。我下意识地躲进路边的一家快餐店,老板便满脸笑容地迎了过来,说:“大兄弟,想吃点什么?”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想在这里避会儿雨。”老板的脸色冷了一下,没有再理我。其实我背包里就装着饭,是早上剩下的面饼。我不好意思拿出来,只能坐在凳子上装作看外面的雨景。

豆粒大的雨珠把青石路面拍得“啪啪”作响,溅起一朵朵形状各异的小花,迅速地消失在一处处小水洼里。来时家人一再要我拿把雨伞,以防万一,而我偏不拿,就像和这突如其来的病情怄气一样。我把手伸进裤兜里,使劲扭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痛冲上脑门,反而有了一种解气的感觉。

雨小点了,老板再一次走过来问我:“兄弟,你真不吃点东西?”我慌乱地回答:“不了,不了,我不饿。”说着便走出快餐店,一头冲进雨雾里。雨水很快便顺着头发流到眼镜上,车辆和打着各式雨伞的行人都变得模糊起来。我把背包抱在怀里,不得已又躲进了路边的一家便利店里。我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纸巾擦拭眼镜和头上的雨水,心里正盘算着该如何回答老板的询问时,就听一个声音说:“快进来躲躲,这雨下得真不是时候。”我戴好眼镜,冲着那位满头白发的老板笑了笑:“给您添麻烦了。”“可别这样说。出门在外,都有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这种坐落在老城区的小商店,室内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地方,再加上堆满了水果、啤酒等商品,空出的地方只够勉强转个身。老板很热情,找来一个塑料凳子让我坐。我想了想,对老板说:“给我瓶矿泉水。”说着从背包拿出了那张面饼,准备当午餐吃掉。老板把一瓶矿泉水放在我面前,又返身拿了个纸杯倒了些热水递给我,说:“还是喝点热水吧,不能吃凉东西再喝凉水。”我心里热了一下,这是几天来第一次听到关心的话。“家里有病人?”老板问道:“我看见你包里的药和胶片了。”我点了点头,没有告诉他我就是病人。一时间,我没有再说话,老板也没有再追问,只剩下吊扇“吱吱呀呀”地转个不停。

吃完面饼,又喝完了那杯热水,感觉身上舒服了许多。我向老板致谢告别,他说:“兄弟,路长着呢。你看雨再大,也有停下来的时候。”我点了点头,昂首上大街,一股清凉的风迎面吹来,这才是秋天该有的样子。

